

陽明全書

冊七

廣雅釋義

卷一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三

別錄五 奏疏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兩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

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顛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

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
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竭之
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
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尙忍爲之乎今遠近
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
閼然與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給己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
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
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
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
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
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
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
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

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斃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德四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客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旣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

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之家者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

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湊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沉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 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

兵尺鐵皆無所需東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 敕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

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

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尙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俵然坐尸其閒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

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尙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旣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闕

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 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尙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

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
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
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
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 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間蒙 欽差總督

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欽奉 制敕內

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剿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蒙

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

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之士會計

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

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

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鼇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

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日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文定等攻廣閨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樑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機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

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豪先鋒已至集今人尤有下行之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四面兜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逐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賸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互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

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

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爲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剿

續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統

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伯朱彬等并督理糧
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 敕如或江西別
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
臣竊照宸濠烝淫姦暴腥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
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
示方略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
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璉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
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
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效
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
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郎中曾直評
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

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剿亦已難得伏望 皇
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
音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申前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
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
疾赴閩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
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閩省巡撫方面
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閒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
圖俟 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
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疋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
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
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
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